

农村幼儿良好生活习惯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陈洁, 万颖, 罗练, 徐慰雯, 苏宜影
长宁县西城幼儿园, 四川 宜宾 644300
DOI:10.61369/EIR.2025040008

摘 要 : 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对于促进农村幼儿健康成长、完善学前教育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笔者在考虑农村幼儿生活的特殊性基础上依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置评价指标体系。以六维二十八项指标进行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评价, 采用三级指标权重分配的方法, 基于我园一年时间研究结果来看证明有效。经分析发现此评价体系能够准确判断农村幼儿生活中存在的卫生不良习惯、饮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经过针对性的干预之后目标幼儿群体良好习惯达成率提高了 42.3%, 可以为农村幼教工作者提供一份适合自己的家园共育科学且符合当地实际的评价工具。

关 键 词 : 农村幼儿; 生活习惯; 评价体系; 指标构建; 家园共育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Good Living Habits of Rural Children

Chen Jie, Wan Ying, Luo Lian, Xu Weiwen, Su Yiyi
Xicheng Kindergarten, Changning County, Yibin, Sichuan 644300

Abstract : Good living and hygiene habit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and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rural childre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rural children's lives, the author has set up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ged 3-6". The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using 28 indicators in six dimensions, and a three-level indicator weight distribution approach was adopt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our kindergarten over a period of one year, it has been proven effective. After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is evaluation system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problems such as poor hygiene habits and unreasonable dietary structure in the lives of rural children. After targeted intervention, the achievement rate of good habits among the target group of children has increased by 42.3%, which can provide rur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with a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tool for home-school co-education that suits them.

Keywords : rural children; living habits; evaluation system; indicator construction; home-school co-education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我国农村学前实现了“幼有所育”, 2024 年农村幼儿园毛入园率达到 91.8%, 但由于受幼儿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制约, 还存在着结构性短板, 在上述第三次全国学前教育质量监测显示: 与城市幼儿相比, 农村幼儿在“主动洗手”“规律作息”等方面的基础习惯达标率还低 27.6%, 其中, 中西部的贫困地区差距超过 35%。乡村特有的环境使得其难以养成好习惯: 一是留守儿童多(有的乡村高达 60%), 隔代教育普遍存在“重喂养轻教养”的情况; 二是吃杂粮、吃土鸡蛋、吃野菜蔬果的频次低, 易形成不良饮食习惯。通用化的评价标准很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 必须立足于本地化的背景编制适合当地习惯的评价量表。

(二) 研究意义

研究在理论上填补了农村幼儿生活习惯评价的系统性空白, 从环境—行为—发展的角度出发, 构建“环境—行为—发展”的幼儿习惯养成生态理论。实践上, 可为幼儿园构建可操作的评价体系, 赋予教师可操作的观察方法, 让教师把过去难以描述清楚的习惯好坏, 变成能够被具体观察到的行为指标; 为家庭提供可判断的方法, 让家长了解自己在孩子保教方面, 可能存在的“追喂进餐”“过度包裹保暖”等误区; 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监测手段, 监测农村学前儿童受教育的质量情况, 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教学质量的精准提升^[1]。

项目信息: 本文系“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幼儿教育研究中心”2023 年一般课题“农村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路径研究”(课题编号: NYJ20230608)的研究成果。

一、评价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来自直接的经验，而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他们行为的结果。农村的儿童每天都能看到家长干农活或者做家务活，而且天天见，重复次数很多，所以就很容易让孩子们把这种行为转化为自己的一种模式。比如看见家长做饭之前一定先洗手，工作完之后将农具放到指定地方，没有任何指导教导下就会模仿起家长的动作来。而农村幼儿6岁以前，观察模仿形成的生活习惯占幼儿生活习惯总量的43%，远高于城市幼儿的28%。因此“劳作参与习惯”可以从该理论出发，作为评价要素之一，因为农村幼儿的劳动行为大多是受大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非自己经过精心的设计练习，主动养成的好习惯。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由于该理论是从个体发展的系统生态学视角出发观察的问题，在开展农村幼儿的习惯评价工作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认为微观系统中隔代教养家庭“重喂养轻自理”思想会影响幼儿的自主进餐习惯；中观系统层面，幼儿园中存在的一些卫生要求和幼儿家庭现实状况有一定出入；宏观系统层面，如农村社区中的习俗（集市日的公共卫生习惯），也会慢慢地影响到幼儿的行为习惯。比如，山区村庄独特的“赤足文化”，在气候湿滑、山高坡陡的地方，“赤足”不仅仅是缺少一双鞋而已，是生存的真实体现，也是适宜的生存方式，不是简单的“不讲卫生”。《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健康领域的目标是由国家颁布，是国家层面对相应年龄段孩子身心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和要求，也是制定评价指标和标准的“硬杠杠”。这一目标的提出，要求在农村地区对于“4—5岁幼儿能在提醒下早晚刷牙”做出规定：“可以用粗布手帕擦拭牙齿”，当没有牙膏时也可以，“由成人在旁看护后自己刷牙”等。这就保持了政策的核心，又能真正考虑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使评价方案既有国家的标准要求，也能真正落实。指南中的“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的目标转化到农村便是指能适应田间温差的变化^[2]。

二、农村幼儿良好生活习惯评价体系的核心构成

（一）一级维度设计

综上所述，按照农村幼儿生活场景来划分一级维度有6大类，与城市对比补充了两个一级维度为“户外安全”和“劳作参与”。饮食营养习惯：围绕三餐规律、食物多样、自我禁食等内容进行描述即可。睡眠作息习惯：包含入睡时间、睡眠时长和作息规律性等方面的信息。个人卫生习惯：关于清洁用品、收纳整理、个人清洁等相关信息。生活自理习惯：诸如衣服洗涤、上厕所及简单的家务等指标。户外安全习惯：活动安全、环境适应及危险规避均是涉及的内容。社会礼仪习惯：涉及交往礼仪、规则遵守、情绪管理等内容

（二）二级指标与三级行为指标细化

在农村幼儿良好生活习惯评价体系中，饮食营养习惯维度有食物接受度和进餐行为两个二级指标。其中3~4岁幼儿食物接受度：尝试2种以上杂粮（玉米、红薯等），进餐行为在成人提醒下

使用勺子吃饭；5~6岁幼儿主动进食3种以上当季蔬菜，并能自主使用筷子、不掉饭菜。个人卫生习惯维度由清洁行为和身体护理两个二级指标组成，其中3~4岁幼儿清洁行为是在无热水时用冷水洗手，身体护理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擦鼻涕；5~6岁幼儿能使用肥皂按照六步洗手法洗手、并能主动地早上起来刷牙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户外安全习惯维度中包括了环境适应和危险规避两个二级指标，其中3~4岁幼儿的环境适应是指在成人的陪伴之下沿着村里的道路行走；危险规避指的是不去触摸在成人看管下的镰刀；5~6岁幼儿可以独自一个人在庭院中玩耍，会避免走在路面积水的地方，还可以辨认出身边最常见的3种危险植物（如：苍耳）。

（三）评价标准与等级划分

采用四级评价标准结合农村幼儿的行为特征进行具体描述。优秀：无需人吩咐，就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空间环境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雨天主动穿雨鞋。良好：一般情况下可以想起来，并且多数情况都做得很好（例如：饭前洗手，出去玩就容易忘了）。待改进：无需总念叨，仅针对某个场合下需要反复提醒孩子，比如在幼儿园要收拾好玩具、在家里乱丢乱放。需重点干预：即便给予提示也无法改善，可能存在健康危害（例如长期不喜欢吃蔬菜，存在便秘问题）。

（四）评价工具设计

《幼儿习惯观察记录表》：教师用表包括了28项行为勾选框以及增加了“农村特殊场景备注栏”，其中会有“是否帮助喂猪时洗手”等内容。《家庭习惯养成问卷》：以农村家长群体为对象设计图文并茂、识字较少也可理解的问卷。习惯发展追踪图：利用“幼苗生长”的可视化图表，记录每学期的成长情况，符合农村家长的认知特点。情境测试工具：模拟“独自在家遇到陌生人”“田间发现不明果实”等农村典型的故事情节^[3]。

（五）评价实施流程

前期准备：先后为3批农村教师组织专门培训，并针对一些偏差案例“如何区分行为差异与环境限制”，诸如“如何区分行为差异与环境限制”等问题。数据收集：通过“三日观察法”对幼儿园所内的行为进行连续三天记录，并且收集相关的家庭行为数据信息，注意农忙和农闲期间的区别。综合评定：结合教师和家长评价小组意见，以7：3的比例（幼儿行为占比更大），确定最终结果。结果反馈：用“优点+改进”的方式说，不用“差”字型词汇，而是“像小苗需要更多的阳光”。

三、实践案例

（一）案例背景

从我县选择了3所农村幼儿园（包括一所山区幼儿园、一所平原幼儿园和一所城郊幼儿园），共有120名4~5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其中留守儿童占72%，隔代教养占58%，实践活动时间为2023年9月至2024年7月，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二）基线评估结果（2023年9月）

维度表现差异：优势项：“劳作参与”（约78%幼儿可以做到帮助择菜），“户外适应”（约65%幼儿可以做到认识5种以

上的农作物)。薄弱项:“个人卫生”,23%做对了;“饮食多样”,61%不吃绿叶菜。风险项:“户外安全”(曾摸过农药瓶的比例为34%)。家庭影响分析: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一致,由父母留在家中照看的幼儿的“作息规律”得分比留守儿童高出1.8分($p<0.05$);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家长更容易接受别人提出的建议(相关系数0.62)。

(三) 干预措施设计

根据评价结果实施分层干预:环境支持:给幼儿园配发简易保温桶(解决了冬季洗手问题),为家庭发放“分餐勺”(解决共餐)。活动设计:“蔬菜变变变”项目:领着幼儿栽种菠菜、萝卜,在观察它们的成长过程中了解并喜欢它。“安全小卫士”活动:邀请卫生院医生负责讲解农药安全,并制成“危险物品识别卡”。家长指导:开设“赶集课堂”:可以利用集市日的机会进行15分钟的微型培训。建立“习惯存折”:将美好习惯换成“小红花”兑换绘本礼物吧!

(四) 终期评估结果(2024年7月)

整体提升:当初好习惯达标率为31.7%,到今年提升到了74%,其中增加幅度最大的就是“正确洗手”,增加了62%。维度变化:饮食多样性:拒绝吃蔬菜的幼儿比例下降到19%,可以接受的杂粮种类平均增加1.6种至2.8种。户外安全:接触危险物品的行为发生率下降到了4%。家园一致性:从幼儿园到家庭,幼儿行为的一致性从28%提高到了59%。典型案例:留守儿童王某(4岁)初评“个人卫生、作息规律”2项为“需重点干预”,经“结对帮扶”(每日与教师说一声)、“视频连线”(家长在线督促),终评全部达到“良好”标准,祖父表示“现在吃饭不用喂了,孩子会搬小凳子。”

(五) 实施反思

农村特有的“劳动教育”资源可转化为习惯培养优势,如通过整理农具培养物品归位习惯农忙时节需调整评价周期,避免与抢收抢种时间冲突隔代教养中,“祖辈权威”现象明显,需设计适合老人的沟通策略^[4]。

四、讨论与展望

(一) 体系特色与创新

指标在地化:把“赤脚玩耍后洗脚”纳入卫生习惯的指标更

加符合农村幼儿的生活特点,在试点中该指标让幼儿的足部感染率下降了21%,证明了在地化的指标能够很好地体现幼儿健康促进行动的效果。考虑到农村幼儿经常与家禽接触的习惯,又补充完善了“接触动物后清洁手部”的指标,填补了通用体系缺少此项的内容。方法适配性:开发“农活嵌入法”,在摘棉花过程中进行“物品分类”习惯的培养,把劳动的过程变成习惯养成的过程,通过实践证明其能有效提高幼儿物品整理习惯达标率(提高37%),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更能被农村的幼儿所接受。技术赋能:尝试将微信小程序作为评价工具,农村家长使用率达68%,高于预期。小程序设计考虑农村网络条件,支持离线数据存储,还加入方言语音播报功能,解决部分家长识字率低的问题,使家园沟通效率提升40%。

(二) 存在局限

季节性偏差:夏季搜集的数据较全,冬季户外活动减少,观察面不全。某些农村地区冬季室内活动大于80%,没有考虑“户外安全习惯”这一项的指标,对全面考评产生一定影响。文化敏感性: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对于村寨的“如厕习惯”有着排斥性的评价意见,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改进。比如某些地区使用传统的旱厕方式,和现代卫生要求相冲突,评价会影响当地居民传统观念。长效性待验证:干预结束6个月后跟踪调查发现15%幼儿有反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农忙季节家长少管造成的,因此要强化幼教体系的季节性巩固措施^[5]。

(三) 未来展望

完善动态调整机制:把“垃圾分类”“节水习惯”等新的理念融入其中,在村级幼儿园里先进行“厨余堆肥”等特色指标试点后,在全县范围加以推广。构建区域数据库:建立农村幼儿习惯发展的常模数据,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相关立法立政;联合更多幼教机构,计划利用三年的时间,收集万例以上的数据。开发智能评价辅助工具:简易摄像头能辨别洗手、进餐等行为,减少教师记录的时间。由于设备要适应农村电压不稳定等情况,初期或以太阳能供电的方式使用,这样仅会花费教师原来的工作时间的六成。

参考文献

- [1] 刘林利.农村幼儿家长对幼儿园教育需求的调查研究[D].信阳师范学院,2021.DOI:10.27435/d.cnki.gxsfc.2021.000172.
- [2] 郑红.巧妙运用多通道方法,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J].家长,2020,(33):164-165.
- [3] 陈秀华.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论农村幼儿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J].内蒙古教育,2015,(26):90.
- [4] 倪晓.贫困农村家长对幼儿园保教质量需求的调查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9.DOI:10.27137/d.cnki.ghusu.2019.000135.
- [5] 吴诗佳.城市与农村幼儿父母亲职压力的比较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7.